

俞宣孟 著

本体论研究

BEN TI LUN
YAN JIU



上海人民出版社

俞宣孟 著

本体论研究

B E N T I L U N
Y A N J I U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本体论研究 / 俞宣孟著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99

ISBN 7—208—03242—4

I . 本 … II . 俞 … III . 本体论 - 研究 IV .B0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3436 号

责任编辑 宋慧曾

封面装帧 陈楠

本体论研究

俞宣孟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社会科学 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8.25 插页 2 字数 416,000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208—03242—4/B · 264

定价 36.00 元

目 录

上 篇

第一章 本体论概述	3
一、西方哲学和本体论	3
1. 哲学源于热爱智慧	3
2. 从智慧滑向知识	6
3. 本体论在西方哲学中的地位	10
二、关于“本体论”这个译名	14
1. 词源学的考察	14
2. 几个不同译名的讨论	16
三、定义	19
1. 哲学史上关于本体论的最早的定义	19
2. “百科全书”中最新的定义	22
四、基本特征	24
五、划清两条界线	28
1. 划清本体论与宇宙论的界线	28
2. 划清本体论与哲学基本问题的界线	30
第二章 本体论的语言	33
一、“是”是本体论的核心范畴	34

二、前人对“是”在西方哲学中地位的认识	36
1. 分析哲学：廓清“是”的意义以清除本体论	36
2. 汉学家：明白了“是”是西方特有的哲学概念	41
3. 中国学者登堂入室	45
三、本体论范畴“是”的意义	50
1. 两种不同的意义	50
2. “是”的逻辑规定性	53
3. “是”与“所是”	55
四、从日常语言到本体论语言	57
五、西方语言的特征与本体论的关系	61
1. 印欧语系中的系词词根	61
2. 西方表音文字的形式化特征	63
3. 从其动名词形式到本体论概念的“是”	67
第三章 本体论与中国哲学的道	73
一、哲学形态的比较是比较哲学的适当视角	73
1. 哲学形态比较的意义与方法	73
2. 对象	76
二、一体与两离	83
1. 西方传统哲学的两离性	83
2. 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体性	85
3. 中西哲学特征的两种不同概括	88
三、哲学的目标、语言与途径	90
1. 境界与真理	90
2. 名与概念	95
3. 形而上学的差异	103
四、中西哲学的交流	111
1. 黑格尔论中国哲学	111

2. 西方哲学影响下的“中国哲学史”	117
五、本体论的终结	126
1. 世界观和方法论	126
2. 本体论与科学	128
3. 本体论以后的哲学	131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对本体论的批判.....	135
一、问题的提出	135
二、批判黑格尔就是批判本体论	137
三、马克思主义对黑格尔哲学的扬弃	144
1. 从青年黑格尔派到马克思主义	145
2. 扭转一个颠倒的世界	150
3. 吸取合理的内核	153
4. 揭穿“哲学语言的秘密”	157
四、《反杜林论》——一个批判本体论的实例	163
五、哲学的革命性变革	171
六、驳所谓“马克思主义本体论”	174

下 篇

第五章 本体论的源起(上)

——柏拉图前期理念论的困难	183
一、苏格拉底的智慧	184
1. 从亚里士多德的记载谈起	184
2. 没有最终结论的对话	186
二、柏拉图的知识	193
1. 理念论的提出	193
2. 理念的存在方式与理念的特性	199
3. 理念的假设性	208

三、前期理念论的困难	215
1. 问题的提出	216
2. 一个重要的问题：理念间如何结合	217
3. 关于理念的种类	220
4. 关于事物分有理念的种种困难	225
第六章 本体论的源起(下)	
——关于柏拉图理念的结合、分离及通种的理论	236
一、理念的分离和结合	236
1. 问题的性质和结构	236
2. 八组讨论的概况	240
3. 领略最初的本体论	244
二、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本体论	261
1. 柏拉图的新理念论	261
2. 本体论的初步形态	269
三、通种论	274
1. 问题的缘起	274
2. 关于“不是”	277
3. 关于“是”	279
4. “完满的‘是’”	281
5. “通种论”大意	284
四、结论	290
第七章 亚里士多德与本体论	294
一、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理念论的批判	297
1. 问题的取向	297
2. 关于理念与事物同名的问题	300
3. “关于理念存在的那些证明方法都是不可信的”	301

4. 能被参与的是本体,而不是理念	306
5. 理念论不能成为关于事物的原理	308
二、对柏拉图的数的理论的批判	309
1. 理念不是数学的数	310
2. 数不是万物的原因或原理	315
3. 数学对象的“是”的方式	317
三、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宗旨及其对本体论的贡献	322
1. “本原”与哲学方向	323
2. 亚里士多德的“本原”观	326
3. “是”和“本体”的多种意义	330
4. 逻辑	335
四、结论	338
第八章 本体论与基督教神学	342
一、神学和本体论的前期磨合	343
1. 信仰和论证	343
2. 上帝与 Being	346
3. 本体论倾向的神学	350
二、本体论的成熟	355
1. 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流传	355
2. 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	358
3. “是”之分为“本质”和“存在”	362
4. 托马斯·阿奎那对本体论的概括	365
第九章 本体论和认识论	370
一、近代理性主义认识论的代表——笛卡尔	371
1. 寻求第一原理	371
2. 所谓“我思故我在”	374
3. 笛卡尔的“大事业”	377

二、近代经验主义认识论的代表——休谟	382
1. 哲学	383
2. “idea”的历史	387
3. 休谟的观念说	390
4. 知识	393
5. 因果性问题	397
三、结论	399
第十章 康德对本体论的批判.....	402
一、康德所知的本体论	402
1. 本体论——“纯粹概念的推论”	402
2. 回到柏拉图的理念	405
3. 本体论与形而上学	409
二、探索本体论问题的根源	410
1. 从人的认识能力谈起	410
2. 形而上学是人的自然禀性	414
3. 从有条件限制到无条件限制	416
三、对形而上学的批判	419
1. 形而上学是不可缺少的	419
2. 形而上学中的“先验幻相”	422
四、对本体论证明的批判	425
1. 一个完全与经验隔断的领域	425
2. “‘是’显然不是一个实在的宾语”	429
3. 离开“存在”并不妨碍设想“是”	430
4. 分析命题不提供新知识	432
5. 事物的存在应由经验得到证明	434
五、康德批判本体论的启示	436

第十一章 本体论最后的辉煌

——黑格尔的《逻辑学》	440
一、黑格尔的本体论概述	440
二、逻辑的王国	447
1. 事先的思想训练	447
2. 黑格尔的逻辑概念	451
3. 逻辑学——绝对理念的体系	455
三、建立本体论的根据	459
1. 区分哲学思想与日常思想	460
2. 跨进超验的领域	463
四、概念的辩证法	467
1. 本体论与辩证法	467
2. 黑格尔辩证法的灵魂——概念的否定性	470
3. 过渡、反思、发展	474
五、本体论的历史命运	478

第十二章 萌发中的哲学新形态

——作为一个例证的海德格尔哲学	483
一、更新中的西方哲学	483
二、挑战第一哲学	488
1. 对传统本体论的批判	488
2. 基本本体论的要点是“基本”	492
3. 基本本体论和传统本体论差别的分析	499
4. “解析本体论历史的任务”	506
三、追寻天道	511
1. 彻底抛弃本体论的提法	511
2. “语言是‘是’自身既澄明又隐蔽着的到来”	517
3. 技与道	521

附录

论巴门尼德哲学.....	528
跋.....	572

上 篇

第一章 本体论概述

虽然“本体论”(ontology)这个词直到 17 世纪才出现,但是人们一般都把它当作是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西方传统哲学的主干,或“第一哲学”。这意味着它是各个哲学分支的理论基础,是理论中的理论、哲学中的哲学;其他哲学问题都是围绕着建设、运用或怀疑、反对本体论而展开的。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要流派大多也是通过对本体论的不同程度的批判而发展起来的。治西方哲学史而不通晓本体论,犹如入庙宇而不识佛。

本体论是西方哲学特有的一种形态。从其充分发展的形态看,它是把系词“是”以及分有“是”的种种“所是”(或“是者”)作为范畴,通过逻辑的方法构造出来的先验原理体系。但是根据“本体论”这个译名,人们容易望文生义地把它当作是关于世界本原或本体的学问。这两种理解之间的距离是很远的。要真正搞清本体论是怎么回事,还得进入西方哲学,对本体论在西方哲学中的地位、它的定义和基本特征作一探讨。

一、西方哲学和本体论

1. 哲学源于热爱智慧

本体论之所以能够出现在西方哲学中,并在西方哲学史上

占据一个核心的地位,这同西方文明起源时希腊人的文化背景、语言习惯、伟大哲学家的决定性创造活动等等因素是分不开的。其中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就是对于把握智慧过于急切的心情。

大家知道,“哲学”(philosophy)一词出于希腊文,原意是指“热爱智慧”。这是希腊人最初为哲学界定的方向。这个方向原是极具活力的。因为人类的各种活动无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人类的各种实践活动都可以是体验、欣赏智慧的途径。热爱智慧本不必限于一途,哲学也不是限在一个特定领域内的。但是,几乎与“哲学”这个词出现的同时,希腊人就把“智慧”与“普遍的知识”混淆在一起,从而使哲学事实上从热爱智慧的方向转变到了追求普遍知识的方向。这一方向的转变与本体论的产生是有关的。

从热爱智慧到追求普遍知识,这可能就是智慧本身中包含着的一种命运。人类从自身的创造、发展和成就中,分明感觉到自己是拥有智慧的,然而人们却难以说明,智慧究竟是什么。这不只是因为人类的活动是多方面的、难以一言以概之,更主要是,智慧是每个人自己的生命中的能力,这种能力使人成就各种事业,然而它本身却始终隐在不可见的地方。凭借智慧这种能力,人能学习、研究并获得各种知识,包括关于人自身机体的生理知识,但是人们却没有关于智慧本身的知识。知识和智慧是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样东西:知识是人行使智慧的一种重要结果,通过知识,我们确信人是有智慧的生命;智慧是使知识成为可能的人的禀赋。一切知识都是可以明白表述的;智慧则是使知识得到明白表述的条件和保证,它本身是无法被明白表述出来的。所以,我们可以有关于各种事情的知识,却无法有关于智慧的知识。一旦有人号称说出了关于智慧的知识,它充其量只是一种知

识,而不是人们想追求的智慧本身。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将智慧归入潜能一类的东西。潜能是与现实相对的,如一些物理学、化学的性质,在缺少条件还没有实现出来的时候,是作为潜能存在的。而智慧虽然我们不能明白地将它表述出来,却始终是现实地在发挥作用的。

智慧是值得热爱、值得追寻的。它把世界展现给人类,使人类创造出美妙的生活、丰富的意义,然而它自身却始终隐而不显。智慧就是生命的最高秘密。然而智慧的本性却使追寻智慧的人陷入了困境。

古希腊把“热爱智慧”当作哲学的时候,是明白智慧和知识之间的区分的。在他们的语言中,episteme 表示知识,sophia 和 phronesis 表示智慧。柏拉图在其写于中期的《克拉底鲁篇》中是这样谈及智慧的:“智慧是非常黑暗的,并且看上去不像是天生的;其意义是指触及事物的运动及流”。^①“智慧(phronesis),它可以指对运动和流变的知觉,或者指对运动的赞许,然而它无论如何是与运动相关的。”^②同时,柏拉图也谈及了知识和智慧的关系:“sophrosune 这个词是指我们才讨论过的智慧(phronesis)的解救,知识(episteme)是与此相近的,并且是指灵魂有助于一切追随事物运动的东西,既不超前也不落后于它们。”^③从这些比喻性的说法中透露出古希腊人对智慧的见解或感受,即:智慧是隐而不显的(“非常黑暗的”);智慧是人所难以把握的(“它无论如何是与运动相关的”),“其意义是指触及事物的运动及流”,是指“对运动和流变的知觉,或者指对运动的赞许”。柏拉图只是以不很坚决的态度谈到它“看上去不像是天生

①②③ 柏拉图:《克拉底鲁篇》,412a—b, 411d, 411e—412a。据《Plato: The Collected Dialogues》, ed. by Edith Hamilton and Huntington Cair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的”。与智慧相比，知识则肯定是属于主观心灵的东西（“指灵魂有助于一切追随事物运动的东西”），并且，知识是将隐而不显的智慧昭示出来的途径或东西（“sophrosune”一词指“智慧的解救”，而“知识是与此相近的”）。

古希腊人不仅将智慧和知识作了区分，而且据记载，苏格拉底还说过这样的话：“德性就是智慧。”^①作为德性的智慧就不仅仅是知识，因为知善者不一定也行善。所谓德性，在苏格拉底看来，就是趋善避恶、行为适度（“凡是知道并且实行美好的事情，懂得什么是丑恶的事情而且加以谨慎防范的人，都是既智慧而又明智的人”^②）。正因为智慧不仅仅是知识，所以无知并不是智慧的对立面。“苏格拉底说，疯狂就是智慧的对立面。但他并没有把无知认为就是疯狂。不过，一个人如果不认识自己，把自己所不知道的事倒以为，而且相信自己知道，他认为就是很接近于疯狂了。”^③由于智慧还与人的德性相关，这也说明了智慧不像知识那样可以通过教育获得，而是要在自己的身体力行中去体会。

既然智慧区别于知识，它是与人的德性有关的，是渗透在人的一切活动中的，并且它也不易于明确表达出来，那么“热爱智慧”就应当在人的德性及其各种活动中去体察、欣赏。在这个意义上说，哲学也许本不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

2. 从智慧滑向知识

希腊人对于“热爱智慧”是非常执着的。柏拉图在《斐多篇》中写道，哲人们“终身孜孜以求的目标就是智慧”。^④在《大希庇

^{①②③} 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三卷第九章第5节、第4节、第6节。吴永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

^④ 柏拉图：《斐多篇》，67d。